

百家出版社

上海

通俗故事

丛书

小女人的故事

第1辑



上海通俗故事丛书

小女人的故事

责任编辑:姜逸青 陈闵樑

封面设计:韩文军

插图:许林发

小 女 人 的 故 事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侨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56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576-703-3/1·215

定价:5.0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上海女人怎么样？这是一个海内外人士共同的热门话题。一位海外作家在抨击上海男人的同时，对上海女人赞不绝口，认为：上海女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是优秀的一族。

的确，上海女人是优秀的。她们首先是小女人，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甘为“贤内助”；其次，她们不是简单的小女人，她们是“半边天”，是撑得起整个世界的“半边天”，一旦需要，她们可以站到第一线，吃苦耐劳，出谋划策，甚至携老将雏，成为全家的“顶梁柱”。

《小女人的故事》是“上海女人怎么样”这个热门话题的形象回答。

《豆腐西施辛酸泪》中的“豆腐西施”，平时柔情似水，但为什么为了丈夫，一下子变得“心狠如铁”？《“不会生育”的少妇》中的钱家媳妇，原本身体健康，又为什么甘心背上不会生育的“黑锅”？《梅姑娘》中的那个纯朴的乡村女子，面对上海的旧情人给她的1万元“感情补偿费”，她是怎样处理“情”与“钱”的关系的？《女裁缝的浪漫史》中的“宁波小娘”，在众

多上海男子的追求中，为什么唯独她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像其他外来妹随人摆布？《港岛奇遇记》中的那个白发老太，为什么是一个妙龄少女的儿媳妇？那对青年夫妻又为何是一位年过半百男子的公公、婆婆？《丁香花园的秘密幽会》中的“惜梅”，偶然发现了丈夫有私情，同时发现他不但有“贼心”，而且有“贼胆”，她是如何机智地浇灭了丈夫的“暗火”，使这段即将出现的婚外恋情烟消云散？啊，上海女人确实不简单，真正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半边天！

这本专题故事集共收有故事 47 篇，其中绝大部分描绘“上海小女人”，她们一个个小鸟依人、儿女情长、侠骨柔肠、聪明剔透，使人感到上海这块热气腾腾的土地上的女主人们有着万种风情。

目 录

女人美

- 丁香花园的秘密幽会 (2)
- 不是亲人的妈妈 (6)
- 女傥相 (11)
- 小镇寡妇 (13)
- 戴墨镜的女人 (16)
- 洋小姐 (18)
- 患近视的美女 (20)

女人泪

- 豆腐西施辛酸泪 (23)
- “不会生育”的少妇 (26)
- 香水玫瑰 (30)
- 女人和狗 (33)
- 砒霜投毒案 (36)
- 弱女子和“佐罗” (39)

女人爱

- 梅姑娘 (44)

一对玉镯·····	(47)
“白领”小菊·····	(50)
女孩与贪污犯·····	(55)
一封写给老姑娘的情书·····	(58)
难嫁的小女人·····	(62)
一条牛仔褲的风波·····	(71)
雪儿·····	(74)

女人难

女裁缝的浪漫史·····	(78)
会乐里的后代·····	(81)
情场斗智·····	(84)
瞎眼姑娘·····	(87)
丈夫的秘密·····	(89)
四万元借出之后·····	(92)
“女郎中”的婚事·····	(95)

女人忌

影子的秘密·····	(98)
便衣民警和卖淫女·····	(102)
警车里的女郎·····	(105)
女模特与她的男友·····	(108)
丽丽三穿“迷你装”·····	(111)
乌鸦嘴·····	(113)
变脸媳妇·····	(116)
爱珍吃醋·····	(118)
马小姐拒约·····	(121)
不安分的妻子·····	(124)

舞厅两少女	(127)
泼妇阿莉	(130)
女人奇	
港岛奇遇记	(134)
“攒浪头”的新娘	(137)
女导演“捣浆糊”	(139)
发财胎教	(141)
夜遇流氓	(143)
女人的传说	
莲蓬鱼	(147)
“醉红豆”	(150)
编后记	(167)

女人美



丁香花园的秘密幽会

许金如

早上，小王去单位上班不久，传达室的老李头就送来了一大堆报纸和信件，小王点燃一支烟，慢慢看着报纸，整理着同事们的信件。自从大学毕业分到这单位已快八年了，虽说工作上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可又怎么样呢？到今天还是个副科级，同班几位“混”得好的同学现在都已当副处长了。

小王官场上弄得不如意，在小家庭里倒是享受着天伦之乐。妻子诗韵在一家合资企业当会计，收入比他高，又漂亮又贤惠，还为他生了个儿子，已上幼儿园中班了。对于小家庭他是满意的，关于升官他现在也没先前想得那么厉害了，上班时同事们聊天，而小王却是埋下头来看报纸，越看越有兴趣。他不但读，而且也试着写，竟然还发表了几篇。今天当他翻到某晚报时，又看到自己的一篇文章登出来了，他太高



兴了，细细地看着每一个铅字都是那样的可爱，配的插图尽管只是几片树叶，可在他看来简直是世界名画。他意犹未尽，600 字的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感到极大的满足。尽管以往他看这家晚报只是随便翻翻，浏览浏览，可今天不同，对每篇文章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想到了一个成语——爱屋及乌，想像其它文章的作者也会像他一样高兴的。

当他翻到第三版“生活副刊”时，他一眼就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作者是“惜梅”。惜梅？他的心狂跳起来，这不是读大专时的同班同学吗？也是他铭心刻骨的恋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能继续相爱下去。一晃八年过去了，他们之间早就断了音讯，尽管偶尔想起，但毕竟没有当初那种波澜壮阔的感觉。他迫不及待地吧惜梅的文章读了一遍，惜梅写的是一篇散文，朦朦胧胧，大意是讲怀念春光，一个人如果心里春光永驻那该多好。他的心更乱了，鬼使神差地把文章中写的春光理解为他本人，惜梅还记着他，那份情还没变。

小王的心绪象一团乱麻，上午的班简直上不下去。中午回到家，诗韵已烧好几个好菜，今天她休息，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善伙食。他脸色不好看，稀里糊涂地吃了一点饭，诗韵摸摸他的额头，没有发烧，要他先躺着休息一会儿，下午到医务室看一下，他说不要紧。

小王回到办公室，同事们还没来，他又把惜梅的那篇文章研究了半天，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都背下来了。他决定写封信给惜梅，虽不是恋人了，但终究是同学，同学之间写写信也是无可非议的。他不知道惜梅的通讯地址，只好把信寄到晚报，请晚报转给惜梅。

惜梅很快就回信了，信上说真没想到这么巧，我们的文章发表在同一份报纸上，并且讲了收到他的信很高兴之类的话。信写得不长，并且是用电脑打印的。惜梅没有告诉他通讯地址，只是说如果写信的话还让晚报转。小王兴奋了半天，毕竟那段感情从心里还没有抹去。他立即写了回信，信上提及了当年的那段感情；惜梅很快又来信了，还是电脑打印的，说她也十分珍惜过去的一切，只是时间隔得太久，是不是还有必要提起；他写信说，怎么没有必要提起呢，一个人的感情是最宝贵最纯洁的，是永远抹不去的；惜梅写信说，我们都已是有家的人了，似

乎没有必要再留恋旧情了；他写信说，他很苦恼，埋藏在心底的感情死灰复燃了，并且有越烧越旺的趋势，他说无论如何，希望能和惜梅见上一面；惜梅写信说，其实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你从邮戳上也能看出来，但我认为还是不要见面的好；他写信说，就是从老同学这层意义上来看，见个面也是正常的；惜梅写信说，那好吧，某月某日下午2点钟，在丁香花园的荷花池边见面。

小王非常兴奋，见面的前一天把头发吹了一下，系上了那条朋友送他的美国领带。那天他提前20分钟前往公园，当他进了古色古香的大门后，远远就看见一个穿白色风衣的女子站立在荷花池边，他快步走上前去，喊了一声“惜梅”，那女子转过身来，他一下子惊呆了，怎么是自己的妻子诗韵？诗韵微笑平和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小王呆在原地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感觉到诗韵那微笑的背后充满了逼人的杀气。

诗韵说：“坐吧。”他慢慢地坐下来，紧张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诗韵笑首说：“约会嘛，等我大学时的老同学，你不是也跟我一样嘛，来和惜梅约会，难道只许你约会，就不许我也会会过去的恋人？”他说：“诗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诗韵仍然不失君子风度，笑着说：“怎么回事还要问我，你自己最清楚，你给惜梅写了11封信，惜梅也给你回了11封信，可是今天惜梅来不了，我代替她来，难道你不欢迎吗？”他更加心慌意乱了，一场暴风雨看来是绝对避免不了的。他说：“你都知道了，其实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只是以前有过一段感情。”诗韵开始有点激动，声音升了八度，说：“这段感情对于你来说，现在又死灰复燃，并且越烧越旺，不能摆脱了，是不是？我哪点对你不好，你还背着我这么痴情！”诗韵想哭，但她忍住了，她觉得为这种事流泪没有什么意思。“你一定想知道内情吧，我就是惜梅，你信不信？”她的声音缓下来，“看到你经常发表文章，受你的影响，我也在学着写，希望有一天发表出来给你一个惊喜，那天我写好一篇，随便起了一个笔名惜梅，没想到这个随意起的笔名竟然与你以前的恋人名字相同，怎么会这么巧，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收到了你给惜梅的来信，你要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怕你认出我的笔迹，我用电脑给你写信，没想到你竟然念念不忘过去的旧

情，我本想大闹一场，但我还是忍住了，我要看看你怎么演变下去。后来我渐渐被你的信所感动了，我觉得你对惜梅的那段感情也许是纯真的，我有什么理由来限制你，夫妻间如果没有感情了，今后的日子还会有什么情趣？那几天我总是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你问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说没有，等你睡着后，我跑到卫生间大哭一场。现在我终于能平静下来，你如果想和惜梅重续旧情，我愿意把妻子的位置让出来。

诗韵这段话使小王满面羞愧，他想：诗韵啊，谁说我跟你没有感情啊，我和惜梅也只是谈过恋爱而已，我可没有要舍弃你与她结合啊。

诗韵平静地站起来说：“我先走了，这儿有一封信，我走后你再看。”

“诗韵，你……”待诗韵白色的风衣消失在葱葱郁郁的柳树间，小王打开了信封，信上写着：这是我千方百计打听到的惜梅的地址，你可以跟她联系，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管如何，我不会河东狮吼，也不会怨恨你。

小王泪眼模糊，连忙把信揉成一团，扔进荷花池内。他大声喊着诗韵，向着诗韵离去的方向奔了过去。



不是亲人的妈妈

李庆生

上海女作家白雪又踏上这块梦系情牵的土地——杜鹃花的故乡。当年曾在这里“插队”，今天又到这里来完成她反映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红的杜鹃花》。

乡里领导热情地为她安排了住宿，是靠敬老院的一角，洁净、幽雅、静谧，实在是写作的好地方。白雪特意出门登坡，移来一颗杜鹃苗。杜鹃基底深红发紫，顶端洁白无瑕，栽在窗台的花盆里，顿时满屋清香沁人……

她整日埋头创作。在奋笔疾书之余，还得劈柴、生火、做饭，如有个帮手，那就更好了。这样想，难免随口流露，管理员也有同感。

一天傍晚，白雪又在一心写作，突然听得响动，不禁回首。原来门边站着个男孩，约摸十一、二岁，挺秀气，还颇白净。他的眼珠叫人诧异，仿佛



蒙蒙的天空中闪开一道奇异的金光。白雪站起来。

“管理员伯伯说你要人帮忙。”他先开口。白雪明白了。可马上又担心：“你能干什么？看你的个儿还不及桌子高。”

“我8岁就会自己做饭。”

白雪将信将疑。不过既然他来了，不妨让他试试：

“那谢谢你啦，噢，这把斧子，可以劈柴……”白雪一一关照。说：“不必勉强，生不着就来叫我。”男孩觉得她的吩咐挺奇怪。

白雪重新回身伏案，把里屋门关好。外间砰砰啦啦，听得他开始劈柴，那种劈柴声既匀称又有节奏，慢慢地，墙角一阵阵连绵不断的民族器乐的敲击声打在耳膜上。白雪完全沉浸在笔下的情节中，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完成了一章，如释重负，舒了口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才猛地想起外头的小男孩，赶出去一看，大吃一惊。并没有煤烟呛人的鼻，却有饭香诱人垂涎，热气腾腾地摆在桌子上。再看墙角，那一大堆劈好的柴，里面有枯树枝、树墩，还有旧房折下来的橡木……

白雪奔出去追那男孩，看见他正走在洒满余辉的小径上。夕阳用特别夸张的手笔，把一个瘦弱的身影，拉得越发细长，抹在金黄的土地上……

以后男孩天天来。白雪知道他叫小云，应该上小学六年级。听说他住敬老院，和孤寡老人一起。“什么，你是个孤儿！”白雪大声叹息。

“不，我有妈妈。”

“你妈妈在哪儿呢？”

“在很远很远的上海，那儿可好了。大人们都这样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吧。”

“嗯。”白雪点点头。又问道：“那你妈妈怎么不管你，不带你在身边？”

男孩突然不高兴，抗议似地说：“谁说我妈妈不管我，谁说的！”接着—扭脸，“我不让你这样说我妈妈，不让你！”看见他伤心的样子，白雪只好不作声。没想到这孩子那沉静的外表下，有着一副岩石般的性格。

小云什么活都帮着干，而且白雪发现他非常细心、周到，已大大超

过一个孩子所能有的能力。白雪过意不去，觉得不该老把他牵在身边，对他说：“你不要因为帮我变成了负担，想玩就好好地玩去吧。”

他却郑重地说：“我答应了天天来，怎么可以不做到？”

白雪问：“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从妈妈住的上海来的。”

他那真诚、纯洁、朴实犹如山间清泉。白雪动情地说：“小云，我怎么来感谢你？”

他犹豫了片刻，眼中闪出一道奇异的金光，隐含着期待：“阿姨！”他突然这样喊，“你能每天辅导我一会功课吗？”

白雪更觉不安。她常常顾不上跟他谈谈，把他孤零零地扔在一边。白雪歉然地去搂他肩膀，说：“行，当然行！”

以后，小云总是提前做完事，静候着白雪。等她休息了好大会儿，才进屋里，规规矩矩，掏出早已用得很破旧的课本，静静地听白雪讲解。但有时，白雪写作紧张，把他忘在脑后，等她开门出去，举目远眺，这才发现他已在沉沉暮色中踏上归途。白雪俯身坐在台阶上，小云呆过的那块阶石上，似乎感到还微微留着他体温的余热。

白雪要出门几天，托小云看家。路上，想起家中的杜鹃：忘了叮嘱小云给杜鹃浇水，眼看要开花了，小云他能想得到吗？

没料白雪回来打开门，第一眼就看见花盆里红艳艳的：杜鹃花开了，像血样红。白雪欢喜极了，快步走过去左看右瞧，没个够。她感觉身边有人，一看是小云。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悄悄进来的，白雪一把抱住他的头：

“你每天给花浇水？”

他认真地点头。

“你怎么会想到的呢？你也喜欢杜鹃？”

“我妈妈喜欢。”孩子兴奋起来，“我妈妈说的，杜鹃花开了，红艳艳的，妈妈就会回来！真的，妈妈说的。”

“你见过你妈妈？”

“见过，当然见过。”孩子双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花盆，好像妈妈就

隐在花丛里。杜鹃把他的目光映得象一簇燃烧的火苗。

“你能跟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她长得怎样？”

他突然深情地凝视着白雪，眼中的火苗越烧越旺：

“我妈妈很像您，真的，像极了，阿姨。”

白雪心头好不难过：“她今年会来吗？”

“会的，会来的。我妈妈说的，等我长大了，还要来接我，接我到妈妈住的上海去读书，读好多好多的书。”孩子神往地说。

“妈妈最喜欢我。我读书用的铅笔盒，就是妈妈送我的礼物。‘六一’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美滋滋地回想着，“那铅笔盒，自动的，啪哒一声，开了；啦哒一声，又合住了。”他用两手比划着，放到耳朵边，好像手里真的拿着这只铅笔盒，听着啪哒啪哒美妙的声音。

“妈妈还给我买了一只小足球，我班的足球队就用它比赛呢。大家都说我有个好妈妈！”

白雪越听越觉得沉重。

白雪的作品终于完成了。她假期已超，她得走了。小云暗暗地抹眼泪，白雪只好装作没见到，心里也酸酸的。那天下午，白雪正整理书本、行装，听得身后有人低低地喊：

“阿姨——”

“哟小云呀，快，快过来！”白雪赶紧去拉他。他忧郁的眼睛里闪着湿漉漉的亮光，白雪不忍地把脸贴到他面颊上：

“别难过。阿姨还会回来。下次来，给你带好多好多的东西。”

“阿姨！”小云却打住了白雪的话，看定她，

“能帮我带点东西给我妈妈吗？”

“当然可以。”白雪温柔地摸着他的脑袋，“什么呀？”只见他从怀中掏出张硬纸片。

“这是我的读书成绩，都写在纸上，请阿姨交给我妈妈。”

白雪接过，朝上面看：“呵！成绩那么好。”

“妈妈叫我门门都得95分以上，可我，我的作文才得了88分。”他变得十分难过，“我对不起妈妈，阿姨。”他不安地问：“妈妈会生气吗？”